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九十三回 寶寶船離鄴都國 太白星進夜明珠

詩曰： 路入鄴都環鬼國，此行天定豈人為？

徂征敢倚風雲陣，所過須同時兩師。

尚喜遠人知向望，卻慚無術撫瘡痍。

閻羅天子應收旆，寧直兵戈定四夷。

卻說這一日大宴百官，犒賞士卒，帥府船上鋪設有法，肴品豐肥。怎見得鋪設有法？滿船上結起綵樓：

飛閣下臨陸海，重臺上接天潢。珠璣錦繡遍攢妝，絳繹流蘇彩幌。蘭檻玉鋪翡翠，棖楹金砌鴛鴦。金猊寶篆噴天香，時引蓬萊仙仗。

帥府堂上鋪設筵席：

味集鼎珍佳美，肴兼水陸精奇。玉盤妝就易牙滋，適口充腸莫比。竹葉秋傾銀甕，葡萄滿泛金卮。試將一度細詳之，中戶百家產矣。

筵席左一邊，設一班音樂：

寶瑟銀箏細奏，鳳簫龍管徐吹。稽琴瀾鼓祭天齊，節樂板敲象齒。戛玉鳴金迭響，一成九變交施。霓裳羽服舞嬌姿，不忝廣寒宮裡。

筵席右一邊，設著一班雜劇：

傀儡千般巧製，俳優百套新編。番竿走索打空拳，掣棒飛槍跳劍。放馬吹禽戲獸，長敲院本鞦韆。嬌兒弱女賽神仙，承應今朝盛宴。

宴罷，元帥道：「請國師擇日回船。」國師道：「昔馬伏波銅柱操界，卻不出中國之中。我們今日來到鄴都鬼國，天已盡矣！可寂寂無聞，令後世無所考據？」元帥道：「此意極高，只是黃草崖上不便標界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有個處分。」道猶未了，國師念聒幾聲，偏衫袖兒裡面，走出一個一尺二寸長的小和尚來，朝著國師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佛爺爺呼喚弟子，有何使令？」國師道：「你去須彌山西北角上，有一座三□六丈長的小山嘴兒，你與我移來，安在這個黃草崖上。快去快來，不可遲誤。」小和尚應聲「是」，一道火光而去。一會兒，一道火光而來，回覆國師。國師道：「可曾移來麼？」小和尚道：「已經移來，安在崖上。」

國師道：「天柱峰左壁廂有一根三丈六尺長的小石柱兒，你替我撮來，安在這座山上。快去快來，不可遲誤。」小和尚應聲「是」，一道火光而去。一會兒一道火光而來，回覆國師。國師道：「可曾撮來麼？」小和尚道：「已經撮來，安在山上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可通文字麼？」小和尚道：「未出童限，不曾通得文字。」國師道：「既不通文字，你去罷。」一道火光而去。

國師又念聒幾聲，只見一道火光裡面，掉下護法韋馱天尊，朝著國師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佛爺爺，呼喚小神，何方使令？」國師道：「就這崖上有一座小山，山上有一根小石柱，你去把降魔杵磨下幾行大字來。」韋馱道：「磨下幾行甚麼大字？」國師道：「石柱原有八面，正南上一面，你磨下『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征西大元帥立』□六個大字。其餘七面，各磨下『南無阿彌陀佛』六個大字。全在你的降魔杵上討分曉。」韋馱諾諾連聲，一雲而起。一會兒復命，國師道：「字可完麼？」韋馱道：「已經完了。」國師道：「迴避罷。」韋馱打個問訊而去。

國師老爺這一段意思雖好，移山移得神玄，撮石柱撮得神玄，磨字磨得神玄，眾將官都不准信不在話下，連天師，連二位元帥心下也有些不准信。卻又國師平素不打誑語，不敢問他。可的徒孫雲谷問道：「降魔杵磨字怕不精細，日後貽笑於閻羅王。」國師原出於無心，應聲道：「你何不上去瞧著，看是何如，來回我話。」眾人心上疑惑的，巴不得國師吩咐去看，都就借著雲谷的因頭兒，一擁而去。去到黃草崖上，果真的一座小山，實高有三□多丈。眾人又上山去，果真一根石柱，實有三丈多高。眾人又瞧石柱，果真石柱上八方都有字，正南上是「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征西大元帥立」□六個大字。其餘七面，俱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大字。仔細看來，這些字好不精妙也，饒他是倉頡制字，也只好制得這等精；饒他是羲之、獻之，也只好寫得這等妙。二位元帥歎之不盡，都歎說道：「好國師！」你也歎說：「好國師！」我也歎說：「好國師！」

這一歎，眾人都是一時之興，不曾想到天師在面前。一長便形一短，歎西施便自難為東施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金碧峰恁的設施，我祖代天師人，豈可袖手旁觀，漫無所建立。」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二位元帥在上，國師妙用立這一座山，豎這一根石柱，足稱雙美。只再得一通石碑，勒一篇銘，尤其妙者。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碑文可免罷。」天師道：「老公公，豈不聞勒碑刻銘之說乎？」王爺道：「不可得耳！固所願也。」天師就乘機說道：「王老先生吩咐不可得，還是碑不可得？還是銘不可得？」王爺道：「銘在學生，易得耳。特碑不可得。」天師道：「既然名在王元帥，碑就在貧道。」王爺道：「學生先奉上銘。」天師道：「銘完之後，貧道就奉上碑。」王爺吩咐左右取過文房四寶來，援筆遂書，說道：

爰告鄴都，我大明國，

爰勒山石，於昭赫赫。

文武聖神，率土之濱；

凡有血氣，莫不尊親。

天師應聲道：「好！非此雄文，不足以鎮壓閻羅天子。」王爺道：「過獎何堪！請天師老大人碑碣。」道猶未了，天師合手一呼，仰手一放，劃喇一聲響，一個大雷公站在面前，把兩隻翅膀擺上兩擺，說道：「天師何事呼喚小神？」天師道：「此山用一座石碑，勒一篇銘，相煩尊神取過一通素碑來。」雷公應聲「是」，一聲響，一溜煙而去，一聲響，一溜煙又來，早已一通素碑，立在石柱之前，比石柱止矮得五尺多些。雷公道：「碑可好麼？」天師道：「好。」雷公道：「我去罷？」天師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相煩勒上這八句碑銘。」一聲響，一溜煙早已勒成了八句。雷公道：「字可好麼？」天師道：「好！」雷公道：「我去罷？」天師道：「後面還要落幾行款。」雷公道：「願聞款志。」天師道：「王爺撰文，鄭爺篆額，貧道書丹，尊神立石。」雷公應聲「是」，一聲響，一溜煙，早已列成幾行款志。雷公性急，不辭而去。

天師這一出，分明是國師激出來的，卻其實役使雷霆，最有些意思，不在國師之下。眾官這一會兒贊歎天師，你也說：「好天師！」我也說：「好天師！」天師道：「不要空說好，我念著你們聽，看果好不？」二位元帥道：「願聞後面款志罷。」天師念道：大明國王元帥撰文。大明國鄭元帥篆額。大明國張天師書丹。九天應元雷公普化天尊立石。」

眾人一齊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個雷公立石。」雲谷站在面前，說道：「王爺撰文，撰得順序。張爺書丹，書得順序。雷公立石，立得順序。只是鄭爺篆額，卻篆左了些。」鄭爺道：「篆左了些，就是關元帥篆法。」雲谷道：「怎見得是關元帥篆法？」鄭爺道：「關雲長月下看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不是《左傳》？」王爺道：「這個『篆』，那個『傳』，篆法還不同些。」道猶未了，國師傳令，請列位爺開船。雲谷上船，告訴國師，說道：「天師豎一通石碑在石柱之前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國師道：「正少此碣。君子成人之美。」雲谷道：「石碣比石柱矮五尺許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國師道：「居己於下，君子無欲上入之心。」雲谷道：「天師役使雷公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國師道：「雷公最狠，君子不成人之惡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開船。」

自開船之後，逐日上順風相送，每晚上月月相隨。行了半月，沒有了月，又是一顆亮星相親相傍，不亞於月之明。雲谷問道：「老祖在上，連日這等風順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國師道：「你不記得明月道童送行麼？」雲谷道：「晚間明月相親，這是甚麼意

思？」國師道：「不記得道號明月，表字清風。早上清風送行，晚上明月送行，終不然有個誑語麼？」雲谷道：「從後去，這清風、明月可還有麼？」國師道：「你不記得『野花芳草，願送仙舟』之句乎？」雲谷道：「原來那個道童，兩個行者送我們行，不知還在這裡止？」國師道：「進了白龍江口，便自回來。」雲谷道：「卻好長路頭哩！」

道猶未了，外面報二位元帥過船相拜。坐猶未定，又報道天師老爺過船相拜。相見坐定，王爺道：「連月好順風也。」天師道：「多謝國師老爺。」國師道：「朝廷之福，諸公之緣，貧僧何謝？」天師道：「老師忘懷了『清風明月無人管，直送仙舟上帝京』？」國師連聲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這三位老爺都在講話，都有喜色，獨有三寶老爺眉頭不展，緘口不言。國師道：「老公公何獨不言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咱學生夜來得一夢，不知凶吉何如？心下疑慮。故此無言。」國師道：「見教是個甚麼夢哩？」老爺道：「夜至三更時分，夢見一個老者，對我唱個喏，說道：『我有兩顆賽月明，相煩順帶到南朝，送與主人公收下。』咱問他姓甚麼？名甚麼？他說道：『姓金，名太白。』咱問他家住哪裡，他說道：『家住中嶽嵩山上。』咱問他主人為誰，他說道：『山上主人就是，不必具名。』咱問他賽月明在哪裡，他說道：『已先送在船上。』咱問他送在何人處，他說道：『一顆送在姓支的矮子處，一顆送在姓李的鬍子處。』道猶未了，不覺的鐘傳鼓送，驚醒回來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咱想起來這個夢，夢得有些不吉。」

國師道：「怎見得不吉？」老爺道：「一則賽月明是個晚間所用物件，不見得正大光明。二則口說賽月明之名，不曾看見賽月明之實，怕此行有名無實。三則是支矮子、李鬍子，支胡之說中間怕有甚麼隱情。一個夢有許多猜疑，不知吉凶禍福，故此放不下心。」國師道：「天機最密，貧僧不敢強為之解。」天師道：「夢中不是凶兆，老爺過慮了些。」王爺道：「月明是個明，加一『賽』字，豈不是大明，寄信到南朝，是個回送與主人，豈不是見主上？以學生愚見，豈不是回轉大明國。拜見主上麼？況兼那老者自稱姓金，名太白，卻不是太白金星，以此相告元帥？」天師道：「王老先生解得是好。」國師道：「這也是依理而言，不為強辯。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到底白字多。賽月明是個白，不見其實是個白。名字太白，又是個白。吉主玄，喪主素，終是不吉。」

天師看見老爺心上疑惑不解，說道：「元帥寬懷，容貧道袖占一課，看是何如？」老爺道：「足見至愛。」一會兒天師占下了一課，連聲道：「大吉！大吉！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天師道：「占得是雙鳳朝陽之課。鳳為靈鳥，太陽福星。當主大喜。」老爺心上還不釋然。原來三寶老爺本心是個疑惑的，又且國師劈頭說道：「天機最密，貧僧不敢強為之解。」老爺只猜國師說的是不好話，他信國師的心多，故此王爺說好，他不信；天師說好，也不信。只見侯公公站在面前，說道：「夢還不至緊，只要圓得好。可惜船上沒有個圓夢先生。」天師道：「雄兵萬百，戰將千員，豈可就沒有個圓夢先生？」老爺道：「來說是非者，就是是非人。就在侯公公身上，要個圓夢先生。」侯公公笑一笑，說道：「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少不得我去尋一個圓夢先生來也。」

好個侯公公，口裡連聲吆喝道：「咱老子要個圓夢先生！咱老子要個圓夢先生！」叫上叫下，寶船上叫了一周，並不曾見個圓夢先生。侯公公心裡想道：「乘興而來，怎麼好沒興而返？敢是我該自稱咱老子，故此圓夢的不肯出來。也罷，禮下於人，必有所求，不如改過口來罷。」卻連聲叫道：「咱兒子要個圓夢先生！咱兒子要個圓夢先生！」叫上叫下，叫到一隻船上，只見一位老者，鬚眉半白，深衣幅巾。侯公公正然往西去，那老者正然往東來，兩個撞一個滿懷。侯公公叫道：「咱兒子要個圓夢先生！」那老者說道：「兒子要圓夢，不如請我老子。」道猶未了，侯公公一把扯著，再不肯放他，竟扯到千葉蓮臺上。

侯公公道：「這是咱老子，會圓夢。」老爺好惱又好笑，說道：「怎就是你老子？」侯公公道：「饒是叫他老子，他道不肯來。」那老者也是個積年，相見四位，各行一個相見之禮。老爺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祖籍何處？現任何職？」老者道：「小老姓馬名歡，原籍浙江會稽縣人氏，現任譯字之職。」老爺道：「咱這裡要個圓夢先生，你可會圓麼？」馬歡道：「小的略知一二。」老爺道：「你這圓夢，敢是杜撰麼？」老者道：「師友淵源，各有所自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原是個甚麼師父？」老者道：「小的師父姓鄒，名字叫做鄒星先生，平生為人善圓古怪蹊蹊夢，勘破先天造化機。」老爺道：「只是鄒星先生，不知識得准麼？」馬歡道：「名字鄒星，拆字圓夢，半點不諷星。」老爺道：「名鄒人不諷，卻不有名無實。」馬歡道：「且莫講我師父不是有名無實，就是小的今年長了八八六〇四歲，圓了多少富貴、貧、賤、聖愚、賢不肖的夢，豈肯有名無實？」老爺道：「依你所言，夢是人之常？」馬歡道：「哪怕他富貴之極，貧賤之極，少不得各有個夢。哪怕他聖愚之分，賢不肖之異，也少不得各有個夢。」老爺道：「富厚之家，奉養之下，豈有個閒夢？」馬歡道：「石崇從小夢乘龍，這豈不是富人夢？」老爺道：「既有個典故，那是貴人夢？」馬歡道：「漢高逢夢赴蟠桃，這豈不是貴人夢？」老爺道：「那是貧人夢？」馬歡道：「范丹夜夢拾黃金，這豈不是貧人夢？」老爺道：「那是個賤人夢？」馬歡道：「歹僧夢化小花蛇，這豈不是賤人夢？」老爺道：「那是聖人夢？」馬歡道：「孔子夢寐見周公，這豈不是聖人夢？」老爺道：「哪是愚人夢？」馬歡道：「董遵誨不辨黑黃龍，這豈不是愚人夢？」老爺道：「那是賢人夢？」馬歡道：「莊周夢蝴蝶，這豈不是賢人夢？」老爺道：「那是不肖人夢？」馬歡道：「丹朱夢治水，這豈不是不肖人夢？」

老爺看見這個馬譯字，應對如流，心上老大的敬重他，卻又問說道：「說了有夢，可有個無夢的？」馬歡道：「一有一無，事理之對。既有這些有夢的，就有這些無夢的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可說得過麼？」馬歡道：「小的也說得過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從頭兒說來與我聽著。」馬歡道：「牙籌喝徹五更鐘，這卻不是富人無夢？不寢聽金鑰，這卻不是貴人無夢？袁安僵臥長安雪，這不是貧人無夢，斜倚熏籠直到明，這豈不是賤人無夢？周公坐以待旦，這豈不是聖人無夢？守株待兔，這豈不是愚人無夢？睡覺東窗日已紅，這不是賢人無夢？小的夜來軒軒直到五更鐘，這豈不是不肖人無夢？」老爺道：「輪身一著，好個結構。」馬歡道：「世事總如春夢斷，全憑三寸舌頭圓。」老爺道：「好個『三寸舌頭圓』！咱夜來一夢，你仔細和我圓著。」馬歡道：「請元帥老爺說來。」老爺道：「咱夢見一個老者，自稱姓金，名字太白，相托我寄一雙賽月明回中嶽嵩山去，卻又賽月明不在手裡，說一顆在咱們船上支矮子處，說一顆在咱們船上李鬍子處。說話未了，醒將過來，不知這個吉凶禍福，還是怎麼？你與我圓來。」馬歡道：「稟元帥老爺得知，此夢大吉。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馬歡道：「老者姓金，名字太白，是個太白金星。」王爺道：「我也是這等圓。」馬歡道：「月是夜行的，賽月明是個夜明珠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個夜明珠，我就圓不著了。」馬歡道：「一顆在支矮子處，膝屈為矮，是跪著奉承，主不日之間先見；一顆在李鬍子處，鬍子在口子，口說尚難憑，主久日之後才見。寄回，是個回朝。中嶽，是我大明皇帝中天地而為華夷之主。嵩山，是山呼萬歲。元帥老爺這一個夢，依小的愚見所圓，主得兩顆夜明珠，一顆先在面前，一顆還在落後。卻到回朝之日，面見萬歲爺，山呼拜舞，獻上這雙稀世之珍，官上加官，爵上加爵，隨朝極品，與國同休，這豈不為大吉之夢！」老爺道：「後一段，我學生就解不出來。馬譯字委是會解。」馬歡道：「口說無憑，日後才見。」三寶老爺得這一解，心上略寬快些，重賞馬譯字而去。三寶老爺歸到「帥」字船上，念茲在茲，只在想這兩顆夜明珠。船行無事，傳下將令，把這百萬的軍籍，逐一挨查，任是挨查，並不曾見個支矮子；李鬍子雖有，並沒有個夜明珠的情由。時光迅速，節序推延，不覺的寶船回來，已經一個多月。每日順風，每夜或星或月，如同白晝一般。大小寶船不勝不喜。忽一日，雲生西北，霧障東南，猛然間一陣風來：

晚來江門失大木，猛風中夜吹白屋。

天兵斬斷青海戎，殺氣南行動坤軸。

一陣大風不至緊，馬船上早已掉下一個軍士在海裡去了。報上中軍帳，元帥吩咐挨查軍士甚麼籍貫，甚麼姓名，一面快設法救起人來。元帥軍令，誰敢有違，一會兒回覆道：「軍士姓劉，雙名谷賢。原籍湖廣黃州府人氏，現隸南京虎賁左衛軍。站著篷下，失腳墮水，風帆迅駛，救援不便。」元帥傳令，問他船上眾人：「可見軍士形影麼？」回覆道：「看見軍士在水面上飄飄蕩蕩，隨著寶船而來。」老爺道：「異哉！異哉！夜明珠偏不見，卻又淹死了一名軍士。馬譯字之言大謬。」王爺道：「軍士自不小心，與夢何干。只是這個風卻大得緊，怕船有些不便，將如何之？」老爺道：「國師原說是：『清風明月無人管，直送仙舟上帝京』，怎

麼今日又主這等大風？還去請問他一番，就見明白。」

二位元帥拜見國師，把劉谷賢掉下海、風大寶船不便行兩樁事，細說了一遍。國師道：「貧僧也在這裡籌度。開船之時，幸喜得那個道童和那兩個行者前來送行。這三日中間，順風相送，怎麼今日又是這等大風？」老爺道：「風頭有些不善。」國師道：「天意有在，一會兒自止，也未可知。」王爺道：「海嶠颶風，自午時起，至夜半則止。這個風，從昨日黃昏起。到今日，這早晚已自交未牌時分，還不見止。多管是夜來還大。」老爺道：「日上還看見些東南西北，夜來愈加不好處得。」道猶未了，雲谷報說道：「船頭上站著兩個漢子，一個毛頭毛臉，手裡拿著一隻大老猴；一個光頭滑臉，手裡提著一隻大白狗。齊齊的說道，要見老爺。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敢是送過夜明珠來？」國師不敢怠慢，走出頭門外來，親自審問他兩個的來歷。

只見那漢子瞧見國師，連忙的雙膝跪著。國師道：「你兩個是甚麼人？」那毛頭毛臉的說道：「弟子是紅羅山山神，特來參見。」國師道：「紅羅山山神，原是鹿皮大仙。你有甚麼事來見我？」山神道：「弟子蒙佛爺爺度化大德，護送寶船。」國師道：「你手裡拿著是個甚麼？」山神道：「是個風婆娘。」國師道：「怎叫做風婆娘？」山神道：「他原是個女身，家住在九德縣黑連山顛啣洞，飛廉部下一個風神，主管天上的風。一張嘴會吹風，兩隻手會舞風，兩隻腳會追風，醉後之時又會發酒風。故此混名叫做風婆娘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這等一個形狀？」山神道：「他面貌像個老猴，看見人來，慚愧滿面，不肯伸頭出頸。任你打他一千，殺他一萬，見了風就活，萬年不死。」國師道：「你拿他來做甚麼？」山神道：「佛爺爺寶船回棹，已有明月道童、野花行者、芳草行者順風送行。爭奈這個風婆娘不知進退，放了這一日大風。道童、行者都是軟弱之門，降他不住。弟子怕他再發出甚麼怪風來，寶船行走不便。是弟子助道童一力，拿將他來，未敢擅便，特來稟知佛爺爺。」國師道：「今後只令他不要發風。饒他去罷。」風婆娘說道：「今日是小的不是。既蒙佛爺爺超豁，小的再不敢發風。」山神道：「口說無憑，你供下一紙狀在這裡，才有個准信。」國師道：「不消得。」山神道：「他名字叫壞了，轉過背就要發風。」國師道：「擒此何難！」風婆娘說道：「只消佛爺爺一道牒文，小的就該萬死，何須這等過慮！」山神道：「還要和他講過，寶船有多少時候在海裡行著，他就多少時候不要發風。」國師道：「大約有一週年。」風婆娘說道：「小的就死認著這一週年，再不敢發風。」國師道：「放他去罷。」只說得一聲放。你看那風婆娘一聲響，一陣風頭而去。

國師道：「那一個是甚麼人？」

畢竟不知那一個是甚麼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